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輯
沈雲龍主編

周文忠公（天爵）尺牘

應寶時校

文海出版社印行

周
文
忠
公
序
牘
正
下
齊

雜文附錄

同治七年三月
蕪松太道署刊

序

天生人人得天一氣爲之也氣有清濁卽運有盛衰
古之剛烈不挫矯強一生不府爲唯唯諾諾者亦得
清氣之偏而非遭極盛之運則不能垂名竹帛好德
考終今迺於周文忠公見之公山左世胄著爲文多
淵懿古茂才足以經文緯武力足以去莠鋤奸朝
廷知之悉而任之專恩遇之隆亦近今罕匹跡其起
家牧令觀察廬鳳總權漕政晉遷兩湖而除惡務盡
人惡如仇無一事不可告天無一言不可告人往往

廉悍近酷剛決致憤幾至不克終任 朝廷又未嘗
不諒之而復任之故晚遇尤厚迄今江淮荆楚間民
畏其威者以爲包孝肅復生感其德者以爲鄭國僑
復出吾知公與古君子後先輝映必有傳之不朽者
矣公爲汝南後自占厚重少交如勃讀書除害如處
光風霽月如茂叔類皆重忠義崇道學持人之危扶
人之顛而言坊行表教人以正公承其澤案無累牘
政無疑獄任功任過任勞任怨使人人爲良民毋爲
莠民爲良吏毋爲貪吏其識慮宏遠逆知人心日變

有不可一日姑息者觀其言知其行矣雖落落數言
不足以盡英偉剛毅之全畧而讀其文皆血性語頑
可廉懦可立絕無近世澆淝跣地習也書竣而歸之
黃君瑤圃以誌不衰時咸豐十一年二月清明前三
日張寅序於松江葉榭水次

A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empty, with no text or numbers in the cells.

序

尺牘二卷文忠公周敬修先生所著也先生由進士
科出爲縣令官至總督兩湖余未獲識先生面風聞
以嚴厲稱有親炙先生者爲余述其待人接物溫厚
可親逮治劇盜巨憝則不憚繩以法外之法豈疾惡
之心激而爲己甚者與同治丁卯秋皖人黃瑤圃以
手鈔先生尺牘脉余受而讀之覺其愛民之忱出於
血性直如高壑懸流剽疾奔決隨地肆溢而不可遏
也其論江淮捻患至今如桴鼓之應也其於平生師

友交遊風義之重又如見三代遺民渾渾噩噩絕無
雕飾洵足以挽澆漓而風薄俗也余因有感於凡爲
牧令者矣夫牧令爲

朝廷親民之官作威作福督撫司道所力不能到者
牧令之精神命脈皆可以流通貫注於其間能使民
立受其福亦能使民立受其害先生自令阜陽以至
觀察廬鳳其苦心孤詣所刻刻不敢負者惟此蚩蚩
之民而犯豪強遭謗讟幾至身遭不測亦悍然無所
顧惜此非養氣功深何能果敢若是耶先生雖篤信

姚江然讀其致何治亭書謂文成之學擇其言之篤實者從之其說太容易高妙者亦自不可從數語知其於道體辨別正極嚴明其後

文宗眷顧日隆時事亦日劇當年布置山鄉末學無所見聞惟得讀是編輒肅然見先生猛鷲之氣悉從性分內之慈祥愷悌蘊結而生蓋其爲政未必盡可法而其用心之仁愛抑亦爲牧令者人人所宜勗矣苟皆能手先生一編爲臨民時照膽洗心之具則蒼黎蒙澤庸有艾平爰並其雜作數首爲之校刊閱三

月畢以原本歸諸瑤圃而序之戊辰夏四月上游永
康應寶時序

周文忠公尺牘目錄

東阿周天爵著

卷上

答太湖廳劉次白書 以下道光戊子

答吳雲麓書

答吳雲麓書

與同年王柳溪書

答懷遠何治亭書

答懷遠宋炳南書

與同鄉書

與同鄉曹書

與同鄉曹書

與表姊丈書 以下已丑

答門人張方安書

答吳雲麓書

答孫康甫書

答懷遠何治亭書

答懷遠林士琦書

答馮小鶴書

答阜陽令馮書

答太湖廳劉次白書

答同年王柳溪書

答竇廷松書 以下庚寅

答周二南書

答劉次白書

與孫康甫書 以下辛卯

與同年王柳溪書

與王銅士書

與劉次白書

卷下

答湯海秋書

以下壬辰

答劉次白書

又答劉次白書

答宿州游府楊東村書

答楊東村書

答馮小鶴書

答湯海秋書

答何治亭書

與湯海秋書 以下癸巳

答李表弟書

與孫篋谷書

答孫康甫書

答病州茂才王清訥書

答病州正誼書院宋院長書

答懷遠林士傑書

與廬陽王生育泉書

答湯海秋書

又答湯海秋書

與湯海秋書後幅

答何治亭書

答劉莊年書

又答劉莊年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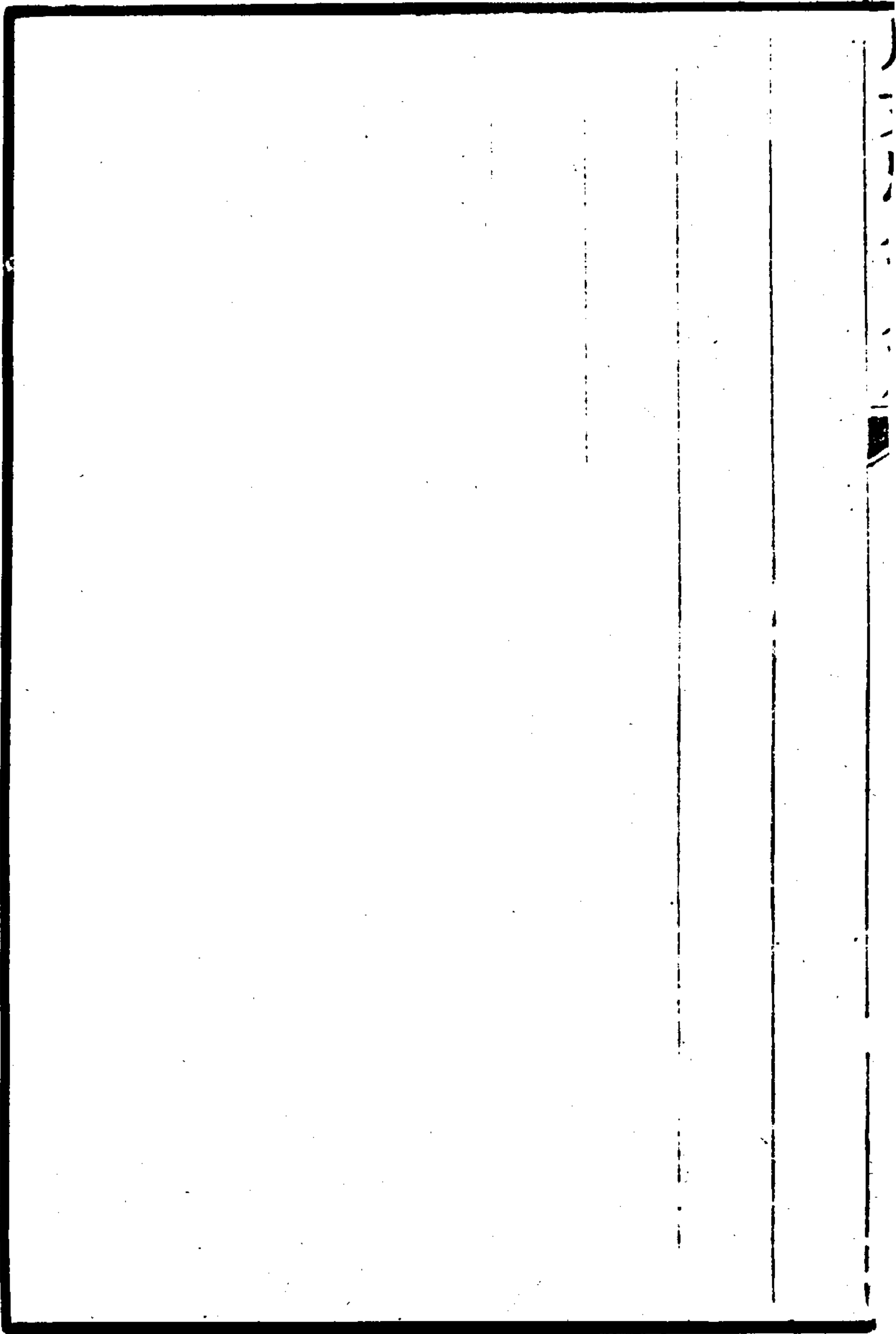
答懷遠李生銘三書

與張旣霑書

稟安徽撫憲鄧

稟督憲陶

稟撫憲鄧



周文忠公尺牘卷上

東阿周天爵著

答太湖廳劉次白書

戊子

重九日接奉手書兩函佳作三章欣慰之至兄政事文章相爲體用以司馬閒曹勸捐七千餘石之多道義感人捷於桴鼓夫尋常征收正賦小民鞭箠之前求其額外輸將利未興而怨已隨之矣古人信從之說非有道德非常之士寔見諸身何能感人如此之神哉來書勸弟不可萌退志兄之關注深矣弟非

無心世道自登仕版方知州縣之難邵子云寬一分
民受一分之賜得盡心處只有此耳現各州縣虧累
不免所料弟治理總是疲地縱不敢畏避恐家貧親
老一旦有故不知伊於胡底每慮及此不覺中夜惴
惴然數年來各大憲信弟書迂不至廢弛地方欲退
必不能遂弟亦謂在職一日必瘁一日之心禍福寔
難預計也勸捐文及書院文字語至情真紆徐矯健
往復馳騁弟擬跋云有歐陽子之態度得公羊氏之
意味惟賀方伯書中間講清勤處似或失言古人云

文章須占地步今見云清勤動於人之一言在閣下
不過卽二字爲折進之法是古人用筆巧處抑巧處
終非作家正派乃唐宋以來沿流之弊也且文必合
道於道未孚雖工何當乎兄文再進以勁特契史漢
之氣味出以性情異日必傳無疑弟荒廢已久言語
未當亦希見恕秋農師靈樞沮滯諒無他故惟蘭坡
師近今景況如何是好弟擬送貳百金爲禦冬之需
道遠當覓妥便閣下見老師時可先爲言之弟拙作
亦寄來也貧谷兄現接手書知景況甚好惟亡友又

魯年伯母秋杪棄世弟甚爲於邑交情豈以死生閒
哉弟傾力營其葬事不負良友地下孫三弟久在署
中端方正直酷似其兄思元賓而不得況其親弟乎
知兄與又魯最好故爲言之陶中丞一代偉人時有
單稟每思愛人以德惟以古道事之但地位懸絕恐
人微言輕耳便中爲弟言之殊慰鄙懷也帶去雜文
三首祈卽斧政縷縷不盡欲言

答吳雲麓書

戊子

吾兄不必過慮乏嗣善人天之所助不過時有早暮

亦惟篤信不悔可矣其他窮通順逆實難預料今歲
秋熒惑星異都中亦有人言之否乎弟不諳天象以
疎逃小臣念切國是在 本朝每逢災異所應必小
以 聖聖相承迥非前朝之比但此心殊耿耿耳弟
刻不拏獲三盜犯照例送部引 見明年想當北上
相會非遠近來在阜懲治諸匪頗爲安戢每告不過
三四十紙無異小縣甚可藏拙老母今年精神甚好
署中以次均皆無恙知厘關注借慰兄懷

又答吳雲麓書 戊子

兄年老羈都選時又如是遲滯亦時命使然但得一缺祿以逮養再做出多端利濟生民事業此皆吾兄所優爲又困不極不亨亦理數可預必者也儘先議叙是否的確望示一信吾兄萬不致無後聰明渾厚念念濟人利物天必厚報只舉子有早暮耳弟現五子無一才者反覺氣悶惟自四年至今喪失兩女皆出閨命殞每一思之心如刀割此兩女皆前弟婦所生自少失恃慙盡辛苦又俱孝順今失去弟併不敢思憶觸之直心痛耳弟苦不能退如兄得缺後離家

不遠弟願往一遊解去束縛襄吾兄政務一大快也

與同年王柳溪書 戊子

盧亮來人甚老寔毫無妄爲渠備言吾兄時常結念
恐弟用心過猛聞此不勝惻感弟非好投猛劑緣此
地克橫無良之輩寔屬生平未睹力鋤此類猶之一
家哭勝似一路哭之謂耳冀一善地而不可得只得
成敗利鈍置之度外擬明年作速歸里尙少許多罪
過現今州縣無一不是罪人書役之毒民間醉骨痛
心再加地方刁徒克棍互相朋比計一日所行暗地

不知損傷多少生靈重之賦歛之橫暴以弟所處只
覺功少而罪魁也認真爲民才知居官之難無有甚
於州縣者其底裏非面述不能盡也孫又魯處秋杪
年伯母去世其三弟在弟處酷似其兄弟力任其數
年家事殯葬一應弟供給一百八十金明年其大兄
三弟皆請在署二兄將來到都可與知交最厚者爲
盡心寄託妻子之計俾其子得讀書繼續是弟與二
兄有同心者也明年駕過此再領教言翹望不盡欲

言

答懷遠何治亭書 戊子

接手書知足下仍處遠館僻在一隅館穀不敷所入
良可浩嘆不知天之玉成斯人全在此等地步於一
切取與見得分明甯槁餓黃馘不爲非義事外緣旣
絕然後對書自有津津真味愚三十年甘苦饑寒困
頓從不與富家往來居常曠觀人多怕餓死其寔傷
食死者甚多卽同一死何苦舍我之餓而貪彼之傷
乎此非排遣之法苟有所養自見得如此文章不工
非有他故總由心有紛拏不下真功夫若積蘊深厚

到得汨汨其來時候亦自揮洒如意况更有進於此者乎要在味人之所不味惟乖于人乃與天通亦非好爲岸兀不過不同衆人之臭味耳若只取媚一時與草木之爭妍鬪巧花開花落杳然無有何異也足下須努力愚賦命蹇拙子弟多不才只須任命而已吾性情行事現今無可與言有可言者吾亟就正焉其如百折不回者少耳有使人去吾爲足下少助薪水總望篤信好學爲第一事其他萬無旁鶩也

答懷遠宋炳南書

戊子

黃瑤圃來接手書欣慰之至足見此時工夫知向內
用此學不講雖功名富貴到手終未辨得人禽二字
文成公學凡人皆有入手處卽孟子以乍見提頓人
心其功夫次第俱極切寔人以頓悟目之失之遠矣
近又得全集其講應試科舉最悉大意不外看書讀
史虛心窮究理道總勿貪多以心上溯真得古人精
神命脈養之既久文章焉有不佳者乎切無從事剽
竊摹倣風氣致成補苴罅漏比擬配貼如窮人請客
無一不是借來的滿屋張狂其窶人一塊貧氣究不

可掩客不來時便萎爾索爾繼之以嘯而已此風舉處皆然非口舌所能破其迷團惟在有志之士不逐頽波其行已梗概亦自此立下地步科舉一道與正學何妨不過是讀書明理本分事耳然此須是恒久方有進益足下但持之以不悔而功不懈過四五年來必有另番光景無須預言之也但爲此學易犯輕訾古人慢看今人病痛切忌切忌

與同鄉 戊子

弟淪落時富者見之多生疑貳所以從不出口問人

借貸惟兄與二三知己振我於窮途此弟每一思憶輒動心懷弟現入仕路於民間銀錢事真如受戒和尙無一塵沾染直願守我本來面目早歸田間耳

與同鄉曹戊子

今歲秋收尙稔吾兄似可辦大事能屏去浮文以盡哀盡禮爲第一義習俗最能搖奪惟在砥柱自立不爲識理義者所譏此事尤在燕錫世兄身任其責方能速辦如有不足弟亦資助二三百金兄無憂爲也弟在阜逐日案牘雖入宦途猶是寒酸面目秋間擊

獲巨盜四名或可照例送部引見會晤良非遠耳

與同鄉曹

戊子

弟壯志猶前但髮梗斑白一半氣力大非昔比只因
久坐耗心血事又多不覺易衰憊耳現今苦欲息肩
上憲總不放行九月有陞題亳州信弟甚焦灼中堂
另議詳改弟幸而獲免明年大約可入都再爲兄將
數年來擒治元惡大憝伸窮民覆盆冤抑數十痛快
人心事作長夜談也

與表姊丈

巳丑

接奉覆函知春間弟被部議甚蒙關注無任感佩弟
爾時已付功名度外得此便可息肩孰知事不隨心
乃邀 聖主非常知遇聞 命之下感激淚下以身
許國本弟素志但悉力爲人而反拙於自爲又兼子
身孤特惟知直道事人幸大憲格外容之然此胡可
恃也近有調署亳州之信此缺前任虧空累累暫署
猶可實授必不能支積日累月無時不在憂懼中居
官甚無謂也

答門人張方安書 巳丑

孫三弟來接到來函展玩之下語語至性洋溢無異
骨肉世兄自是世間一奇偉丈夫晚近不可多得之
人今春館穀知在銳志上進自當勸勉無阻然凡事
俱由天命心中百弊俱起但須潛心於學方知任事
有許多難處僕治阜見聞者無不寒心冤家仇人豈
止王姓一人然返之本心吾豈有私愛私惡於人不
過爲地方起見不忍良民之吞聲冤抑耳王景略云
僅殺一人尙有萬餘未捕之寇以此誅臣無能則可
矣若謂殘暴寔未敢奉命吾亦云然今年春西方迥

非前比將來再易生手此等人不知又是甚樣面目
大段此時局面不過將大化小投輕避重爲有才德
人若大經濟八字根源不過患得患失做成一段文
飾太平氣象養成一輩因循便佞人材試縱觀天下
果患在我輩一流強項固執硜硜不化諸事必欲認
眞將來禍中國脈雖將我殺之可也天下之患人人
皆知不在此而我獨不爲衆人所爲則天下非之而
不顧而我肯改行易節乎然時恐盛怒之下誤枉斯
人世兄諄諄言之此真切病之藥也吾受病處在好

月方思五月庚
擊賊一切能幹奸險之役乘機播弄又王金芳素行
不檢直不可任爲耳目入官以來除害在此擾民亦
在此罪由自取王金芳置之不論可也

答吳雲麓書 巳丑

弟志在濟人文復嫉惡過嚴亦自家居時卽見不逞
之徒魚肉烝民使人吞聲無告控之有司不但具文
反爲訟累是以忘身忘家欲於水深火熱中爲斯民
請命乃仇人旣多亦知將來必被其傷今果有此乃
蒙 溫綸汪洋拂拭用人雖碎骨粉身何以報答

高厚然弟生平一意孤行遇不合意人心旣非之口
難諾唯所以子子孤立一失步投阱下石者有之安
望他乎旣荷厚恩又必不忍昧良喪心虛沽聲聞
冀圖遷轉然再如此十分認真將來所謂百姓安一
家危矣古人云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刻下亦唯知懇
懇苦苦咬得菜根不染能吏行逕庶對良友無愧耳
但疎遠小臣名達天聽不爲福本寔爲禍胎將來
求爲農民老於牖下亦成難必之數矣

答孫康甫書 己丑

四月朔接到三弟覆函備悉起居佳勝有志春闈以
吾弟困頓之久但博一第分發外任少遂利民濟物
之心亦不汨沒豪傑一生志氣未知天之位置果何
如也僕自任阜陽才拙智短逐日惟期心碎斯職于
幽獨中清夜自勘過出無心者有之至於任意妄爲
寔不敢也此地民風本厚做壞處亦是聞所未聞欲
人人說好所謂恩自己出怨將誰歸及被人彈劾方
知任事之難愬於除日方知此耗然亦自辦一死盡
出卷牘呈之使臣一事不諱方思去官有日且夕得

釋重負不意有此遭際欲去未得三弟言五十餘歲人不宜過耗精神惟願早離此地非深知我者安知此中甘苦僕在皖省中最爲蠢拙之員大憲用之以毒攻毒必不予以善地再升調他處不過宿壽泗亳刁悍之區殊不知旣欲安輯地方又無尺寸之柄誰有神施鬼設手段如去年四境各案稀少今則諸務紛沓豫匪四竄入境一月之案多於一季細思容一不才州縣甚沒要緊不知良民何辜生於此方現今急欲送部引見以進步爲歸步不然欲長久於世

難矣

答懷遠何冶亭書 巳丑

五月間接讀手書知世兄於身心工夫喫苦用力此學不講久矣世兄遺世獨立不爲人言搖落千萬中無一二也但看書工夫不可遽求貫通彼此穿插反多隔礙惟看此篇專心致志卽在此篇久久自有融釋時候作文仍依前輩法度不可另發議論用功久方知古人沈細處真難到也宋世兄甚有長進奈僕終日案牘間一談論自覺氣味清爽惜暇時無多耳

今將赴宿州又是冗悍之區此等苦况病於夏畦俟到時再想脫身計也冬月如用度不足尙可少助一二勿爲饑寒所困此心浩然無餘物矣

答懷遠林士琦書 巳丑

六月望後黃瑤圃來接手書知世兄近作文思曲折靜細佳處直入作者之室間有繁多亦由竭力發揮剪裁未盡之故再於融鍊處着意病自去矣到此境界總以體驗理趣多看性理書爲得益義理明晰於心隨在自有洋溢之趣韓子之文惟求其是正謂此

也此後一二年必另是一番光景僕八月間總到宿州意在改妝訪查一切造謁府上恐未必果世兄如在家讀書寂寥冬月到宿與宋世兄對晤殊有益也不知能脫身否刻下宋世兄甚有長進亦太孤少所鼓舞世兄來甚快意也

答馮小鶴書

巳丑

五月十二日接到二兄惠函詞意懃懃懇懇舊交之感怦然心動又知閣下貴體素弱今復就醫省垣私心結念但祝吾兄善自調攝痛遠女色冀異日再得

聚首一方以叙無限衷曲兼承教誨俾弟少所過失也弟賦性鄙拙又兼信人過深去年如二哥同行王金芳數人必不至有此事病後方思良醫愚人往往如此此案弟凡用刑酷嚴以及籤子等項弟皆一憑人言所歎仄處惟用王金芳等數人甚不安分兼之弟口快心直彼得揣知語意大張聲勢以致民人甘受欺瞞而弟仍然坐鼓每一思之恨不生食其肉新近袁司馬來飭署壽州間幕友於弟弟以同鄉故盡言竭論以弟在江北數年所知交骨鯁之士無逾於

兄不知渠能信之否耶何世兒今春在阜閱卷彼篤志爲已是我輩一流人情其家運太蹇弟時給之現請懷邑宋炳南先生亦如其爲人是可樂也阜邑事煩用多幸本府清正常供外一無所需自遭春間此波愈自刻勵止此一腔熱血何日吐了完局死生俱付度外矣惟老母年衰常爲不肖兒憂慮寫至此難下筆矣

與阜陽令馮書日

徐別駕處二兄備詢阜陽人物一切弟未及細述心

中耿耿大都阜邑人尙氣節城中紳士如連劉張楊諸公皆士中領袖其他衿士好義者甚多偶有牽涉事件皆不可慢四鄉殷寔之家俱不多事似當保全勿爲胥役魚肉差役中有才者不能不用但用之又須控勒大是難事此輩伎倆自難逃吾兄洞鑒也西鄉惡人名目弟已稟府亦有縣卷稟稿可稽

答太湖廳劉次白書

巳丑

生平契交惟兄與升齋貧谷雲麓諸君子皆各在一方不得合并逐日案牘盈几至口乾舌敝而止廻思

京華聚首如天上人也此樂何可復得弟調阜陽自以
大缺俸多乃於蘭友師無薪水之奉中夜一思每覺難堪
此地民力窮甚今年小康奈何竭其膏血使同凶年此等事
弟欲力挽頽風又命案旣多解費出自差人花消在彼如何
遏其弊竇現籌畫惟此兩事又不敢聞於人緣革弊固在能斷
亦必熟思審處不敢一味孟浪也

答同年王柳溪書

己丑

弟謹遵誨言於武弁差役嚴加防範乃知若輩果有

撞騙之事但阜陽民情甚厚良懦者寔在可憐不在
票內人証皆能哄騙惟有犯嚴懲如治盜賊而已是
以結怨此輩最深今年懲於覆轍刑惟平而棍匪
肆凶大非從前可比要之事後乃見是非弟多說何
爲八月廿日又委署宿州寔覺精神衰憊不勝斯任
明正決意引退耳寬猛相濟弟銘入肺腑小兒照常
讀書今年先生嚴甚好二兄愛我如骨肉凡兄之言
無不刻記在心緣弟素性總非功名中人也茲有懇
者弟於阜邑小澗河重修橋洞工程浩大爲貴縣必

由之逕首事者許劉諸人皆正直吾兄可否致書桑梓諸大紳量爲捐助伏祈裁酌

答竇廷松書

庚寅

弟本非吏才因諸事不肯徇隱以欺上官乃蒙各憲寵遇已覺逾涯弟寔刻刻不忘去也戊子己丑歷任阜陽宿州皆係刁悍難治之區而阜獷悍尤甚弟爲民擔荷太過釋累者皆愚懦之民重懲者多奸狡之輩以故閭閻雖安而風波亦起幸蒙原宥而壯士心灰乃欲去不得又任符離此方風土近於北方人情

質直而尙氣其命案多因細故令人惻憫無乃習尙如此急難更變耳要之此時上理甚難惟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此語尙有寔效弟髮鬚半白足力亦非昔比生平本期報國而忽成衰朽吾兄期勉之言徒有此心而行與願違亦時命也

答周二南書

庚寅

去年八月到宿俗亦強悍而刁風遠遜阜陽與鄙性最宜惟無謂耗費出自清貧之手未免悵悵耳此地除一大害因餉賦過境車出民間鄉保胥吏得以舞

弊民窮者數千百家矣吾首捐千金四方捐者萬金
發典生息無論隨時僱值多寡官不以一分累民通
詳各憲勒碑以垂永久惟此事可告知已其他捕盜
諸務柘楊筮楚直如幼童赴學不得已而爲之仕途
非棲身之所吾日夜思歸這一帆風不知何時有下
旋地方

答劉次白書

庚寅

十一月杪接奉瑤函稔知七哥興修水利孳孳民務
不勝欣慰近到袁浦聞丁福言乃知閣下淡於寵利

其視升擢不以一毫動於其心不禁私心自喜自念
生平漫無許可獨於足下甚所服膺近徵諸人言益
信生平所服爲不誣也吾輩以求民瘼除大患爲本
分事至於因此爲常道所許可或以利啖之反失素
志岳鄂王有言使訖事不受節將坐視不爲乎此語
最得我心方今上司視我輩太輕有一二骨鯁人最
關世道惜知者鮮耳此非可與俗人言非真知內外
輕重無不笑者弟入仕途不遂心事甚多惜無其權
耳以此萬無他想法日求引退爲得心中底蘊非面悉

不能盡也

與孫康甫書 辛卯

廿三日早發江寧赴皖江一路舟行遇風陸路水阻所過沿江地方田廬無不飄蕩露榭者不知有幾千百家聞之心惻况目擊慘狀更何如也直到六月初七始抵省見撫軍卽以此等情狀詳細臚陳蒙垂問甚殷業已分頭遣員四外訪勘撫恤矣惜救荒無善策僕以當今要務一購備豐境內有三十六萬石平糶之米而糶價可平小民方望生全緩圖則索之枯

魚肆矣一濟難民如救生船饜餅蘆席皆生死須臾所關又流離覓食者男婦充溢道途今日病夫明日餓殍宜每三十里劄蘆棚爲流棲處所男女異處每人給錢十五文可買一盂飯卽得半飽再前行三十里又復如是計被難最重無爲等處至六安不過二百餘里費三四萬金可活千萬人之命一明春以工代賑江南全靠圍田田無圍萬無收理今無不破之圍而民力拮据救死不暇何能他顧故以工代賑旣救目前之急又爲後日生理地步此亦必不可不爲

者也一饑年田畝及大小男婦雖絕賣皆准贖回山東常有此例可倣而行之以上四條言之於方伯皆見許可乃方伯忽又調動所望於新任大憲不知能聽否耶此僕馳逐四十日二千餘里至六月廿五日而後回署久稽裁答皆此之故

與王柳溪書 辛卯

弟到宿又赴南都皖省隨同藩臺查災逐日奔馳往返二千餘里事悉康甫書中比到宿而境中土地多爲澤國矣南省州縣五十餘被重災者三十餘國家

經賦有常從何措手宿州情形亦非昔比一案而株連者數十餘家瘖民如何支持弟晝作夜思凡一應救民之心之法一顧處分此等熱腸可以頓然冰冷自朝至昃無一念忘下功名縱滿口講求吏治是猶北行而南轅也現今治之不如古皆在心術吾兄將來察吏似宜以此察之凡說調劑者其言何異糞土都中年景何如祈示知

與王銅士書

辛卯

在都時渥蒙教益并以國士相待垂問民瘼甚摯弟

匆匆登程未及詳悉臚陳私心歉仄愧無以仰副雅
意也比到宿又赴南都因而赴皖目擊江南被淹情
形慘不忍言先生詢之桑梓有布帛菽粟之計行之
無難者可否入奏大約救荒宜未雨綢繆臨時張皇
餓殍必多先生爲喉舌之臣情切桑梓必不忍緘默
不言也弟愚昧無知又迂濶不達時務故茫無一策
進於左右祈鑒原博訪輿論爲幸

與劉次白書

辛卯

五月望前赴留都謁見制軍次日見陸方伯因談及

七哥上撫軍書渠讚嘆之至并推吾兄文章人品政
事皆爲江南之冠而弟一生知遇在上有礪堂先生
在同年舊友有劉次白所謂附驥尾者不在斯乎弟
於五月廿三由江南起行赴皖一路舟行風阻陸行
水阻已之困苦復何足言惟沿江七百里彌望汪洋
哀民嗷嗷欲傾囊而無資又坐視而不忍昌黎謂如
魚銜鈎今見此乃知善爲名狀比六月七日到省初
十日隨方伯無爲查災此數日晉見皆談救饑溺之
法其最急無如救生船餅饌蘆席等項斯民蕩覆屋

廬露棲巔嶺雨淋日炙婦女哭泣竟宵有聲更有慘
者隻身蹲踞破屋之顛風來搖搖如蕩舟而四面茫
茫死在須臾卽不然一餓豈支長久睹此如死我一
人救千萬人情願葬魚腹中矣所以終日泣淚隱吞
惟一日不得旅次不遇飲食方少慰藉所以救生船
三項弟瑣瑣瀆之也現今大憲講求撫卹災賑弟於
遵例之外又進言數項蓋被災者多以君養民則不
足刻下皖省糶米不逾三升外縣亦如是其無糧可
知無糧雖欲平糶焉可得乎而皖中又缺兵米縱忍

斯民豈不虞兵譁之變弟屢瀆二憲急於熟食地方
採買米糧三十萬石有米則糧價自平人心不至惶
惑再一面奏聞商賈凡運米入境者免其關稅山東
空運南艘厲禁私鹽縱裝雜糧尤慮民無錢也弟閱
江南山岡羣木翳障天日若行令州縣其大木伐之
售賣他省郡不堪材用卽燒木炭而赴都會之所如
此一通商惠工而民以木易錢而市有米餓殍必少
此弟在家時代木度荒以身試行者也至關稅俟民
少蘇再復舊例國家何少數萬帑而置生民於死地

乎此事在預圖若訑訑遲延則索之枯魚肆矣一有無懋遷自古已然今年六安一帶大熟難民扶老挾幼闖溢道途問之皆赴英六河南等處但所經行地方計灾壤程途二三百里而餓民行乞一米一錢不可得日行不過二三十里是樂土未到而命已傾故有良家子女縊死路旁是州縣之造孽無能寔在該死弟擬於所由逕途置流棲蘆棚男女異處俾好義紳士爲之綱紀男女過者人給十五文凡散錢之處其賣飯者必多人得一盂飯即可半飽計舒桐等處

日不過經由兩千人每棚棲處日費三十千文縱有三四處不過日費百千而流離經過時日不過一月必漸稀少縱加倍科筭費帑三萬金可救數千萬人之命再於六安等處勸諭殷戶憫恤流民隨地隨時酌定章程最宜嚴禁者恐本地棍徒之奸淫難婦也一被水災壤圍埂皆破水鄉之圍係民生死所關民之凋敝如是豈能驟復爲今之計於今冬明春查明圍之鉅厚者請帑以工代賑既可救目前之急又爲有秋地步若復拘泥恐喪小民元氣不止今年矣又

饑年田畝必賤民以田易命安問貴賤而有力殷戶
往往以此大富是小民之心頭肉爲彼之餌魚鈎事
所必有查山東災祲凡民賣買田畝男婦皆許回贖
此不可預聞事後再行尤須防其改換年月以杜奸
謀也此上數條慮上憲聞之恐未果施行弟人微言
輕豈忍博利人之名而哓哓口舌爭之所望吾兄仁
人君子受深知於制軍如言之倘或見採是億萬人
皆吾兄生活之矣昔蘇長公任杭自言生平救活約
五百萬人男兒生在世間不可不有此素願也如慮

不見聽或爲觀察言之若所論迂腐吾兄再熟思規畫添立良策務全千萬人之命方得切勿以謀出自弟若有名念有如白水臨楮涕泣不知所云伏維裁察秘密不必聲揚爲感

リニシリニリル

三三

周文忠公尺牘卷下

東阿周天爵著

答湯海秋書 壬辰

昨寄兩函既蒙見答不以弟言爲鄙而相勗之意若望以古大臣之所爲此大君子自期之心出於口不覺有言而卽肖弟雖不材然居心立行不敢從第二流人物著想竊嘆今之士大夫其慮國是甚淺其畏禍機甚深揣其見聽而後敢言欲人說好而後敢做此閣下所謂頽波可爲長太息者也來書云教匪猶

匪會匪稱兵蠢動手足瘡痍雖尙無妨然足耗我血
氣以我斯時外輸西餉而內耗河工竟無人言及此
者何也豈竟無長策耶抑有其策而無任事之人耶
若楚苗弟雖未能深悉第就苗性言之當與古不甚
相遠大約狙性輕剽狙詐嗜利易合其地勢剗巖又
易走避竊恐以輕兵忿兵乘之則危矣若反其所爲
萃我兵力以俟其隙彼易合必易離也易勇必易怯
也乘其離擊其怯一敗之後必生隙貳我因而誘之
得彼賊腹悉其虛寔或設伏或搗穴彼益紛我愈利

此誠閣下所云貴精不貴多也昔王文成公用數千
之師破泃頭橫水湧岡皆勢如破竹此兵不妄動攻
其一而次第圖之遂奏成效之大驗也不知當事者
以爲然否弟在淮北日久情形較熟竊見民生利病
關乎國家大計無過乎淮水無去路而河臣反利
此而務蓄之以與黃河敵此與揚湯止沸又何異哉
夫兩淮剽悍好作亂自古記之矣乃年年顛沛於波
濤之中不思保艾而務勝之勝而常安恐無是理爲
今之計黃水北徙一堤之地而北堤爲其南障北之

老堤作爲北岸一轉移間而河有就下之勢何則河身淤高移之平地而反就下也然濬淮之下流莫若就南通州一路直達於海則下流維揚上流鳳潁治之皆可措手然由南通州一路之議有言於河官者河官曰如公言則我輩舉餓死矣可發一噓弟以大君子有憂國之心不禁感嘆故妄言如此

答劉次白書

壬辰

八月十三日到廬陽接印視事其自北門口起至白龍塲朱家巷地方止東西六七十里南北百餘里幾

乎無人不佩刀帶劍盜賊充熾衙蠹蜂護互相朋比
遠出鳳潁一帶矣承示奎河淺窄以致貴治居民數
被灾祲然奎河下流源委弟知之最悉奎河入宿境
直一大溝耳道光九年朱尙齋請帑八千挑奎下流
自林家口起挑有二三里有如兒戲究其寔奎河之
害雖在宿境而靈璧之霸王城淤澱二三十里是以
支河漚河北股河奎河至林家口皆總滙一渠由東
北不過五六里盡成平坦下流高仰雖中腹寬濶似
深亦無益也今閣下欲宿境挑奎先扎商靈邑與鳳

陽郡伯議挑霸王城惠塘溝等處則蕭宿水有出路而靈璧復有不能下咽之虞以洪澤湖泛濫故也然靈璧誠能挑挖亦正有益蓋宿靈一帶低窪之處秋禾萬無收理惟認真挑濬水退必速凡受水之地變而爲陸卽可種麥二麥收宿靈不但不災反富饒矣此濰河以北北股支漚奎一帶之情形也第今春挑者在州城南北城南爲出路城北南北二三十里東西八九十里爲水腹上承豫水來源大而去路小與濰北情形相同亦望收二麥而難保秋禾與奎河相

隔甚遠絕不相屬也閣下欲濬奎之上流莫如先議下流將此情形稟之制憲合成一局辦理弟亦受賜無窮矣如從前潘公有此商議何致兩處棘手弟前事無辜招怨亦命也夫祈吾兄差人通閱河道直抵靈璧則此事大造三境億萬生靈之命功德無量矣然非不染一塵如弟辦運糧河亦恐無益也

又答劉次白書

壬辰

得手函知徐屬灾星已退彭城居民無恙甚慰今年皖省大水大旱出人意表現今江湖甚漲無爲之堤

幸今春修築完固不然二百里生靈皆重傷矣潁州大水城中行舟自潁以東千餘里皆成澤國此等悍俗何肯生斃竊以淮徐治亂關係天下安危而無識淺夫張皇補苴於高仰之黃爲揚湯止沸之計施一切倒塘築堰小術其技漸窮其無形之禍已成而仍執迷不悟不思解絃而更張之可爲痛哭者此也南越兵興不能爲害只恐太耗吾財可危者淮徐一帶耳奎河形勢吾兄已悉聽之不可治之不能其禍根在高家堰耳以弟愚見俾黃河北徙一河之地卽得

就下之勢黃河改道再於高寶一帶爲淮河想一出
路然後鳳潁泗數十州縣皆可次第布之不如此恐
神禹無能爲也弟杞人憂天狂談妄言只可聞於知
已不知有識者其真以爲狂謬否耶廬陽積弊吏蠹
官偷黠悍之徒肆行無忌弟任州縣七八年尙有聞
所未聞者雖弟不暇食寢如逐亡救火無補一二真
可謂長太息者此也聞廣東兵病於烟十戰十敗制
臺發新疆將來粵省不淪於番夷則殘於賊民以今
夷俗已成矣焉有不遭兵劫者乎

答宿州遊府楊東村書 壬辰

初四日兩接手書讀之大驚不覺墮淚此皆弟薄德
菲行不足以感召天和今年春吾民手足胼胝典衣
鬻畜糞疏秦家溝以爲有秋不意受災愈深得禍愈
慘彼蒼者天何不憫此無辜赤子而驅數百萬生靈
沈溺於波濤之中旣無救命之航又無活口之舖淒
風苦雨日夜哀號其慘勝於去年沿江一帶矣惟思
宿州庫無存銀倉無粒粟現在急宜撫卹因思孫疇
集尙有弟移交常平倉麥九百餘石向皆開銷四糧

其寔囚犯按名各給錢文而此麥毫無所動吾兄可對李三兄言之放而後稟亦無不可雖無救萬分之一畢竟勝似立而視其死也桃源決口洪澤必不能受卽開五壩上流下流胥受荼毒聞潁郡亦復大水此等悍俗民窮財盡欲其安謐難矣弟思大哥之至不盡欲言今到南邦益信宿營將士皖省無雙有識當道者當籌一款項加倍護惜之也昨制軍於廿六日到廬閱伍弟觀大陣雖亦整齊但鎗響如小爆竹有聲無音得賞却復不少撫軍今年不出巡閱以歲

荒之故而有司政治荒謬可惡已極屍格可以刪改
正犯可以頂兇中証可以押斃至出詳之案數月後
仍聽兇手游移尙未定正兇何人更可笑者已死之
犯上批有無凌虐忽爲死者口裏叙出生供似此光
景第誠是少見多怪將來非大壞不止現今城門之
外皆爲盜區一孝廉之女在途竟爲人搶去稽留時
日而放一逃以之妻竟爲人輪姦而死縣官皆視爲
固然若使之下鄉捕賊情願解組弟到任諸案塵擱
幸結十餘年七八年五六年數案間因接差親入虎

穴挈排頭王家八人一郡皆驚刻下又考惜無功夫
匆匆不既此後災務紛煩常祈驛便寄言爲感

答楊東村書

王辰

昨讀手教知宿境水患漸次涸減而麥種尙非甚晚
不勝欣慰但黃水既入洪湖則上游之水必不能驟
消而下流各壩俱開則高寶一帶又何以支持上壅
下泛入冬或可無虞弟初開此河寔未料及清黃交
至以與宿靈爲難以致人言紛紛不知若非此河其
害必有增無減麥亦必不能種悠悠之口聽之可也

承示缺口緩築甚是此等小民只顧在已一方不顧大局全賴司民牧者毅然主持之而已桃源奏稿支離牽強而欺君父弟思扒扶大堤其事何利於民而干膺駢誅之罪此必汎官士兵勾通奸民冀興大工而爲此不然正防險之時人夫日夜梭織而奸民糾約多人毫無聞知得非拙者願拙扒者願扒造此滔天大孽觀其供詞尤爲可笑受二百錢而不顧其首人命如此好買天下何事不可以作大臣敢於欺君竟至如此弟得京中信李鹿坪先生問罪出口

星使奏得廣東之兵均喫洋烟疲軟無似屢戰屢敗
恐平復尙須時日現皖臬與山西臬對調不知新憲
又復何如合肥民悍官疲也如均喫洋烟者然總是
弟該受勞苦恐不能支耳新鎮臺能如裘古愚先生
否此公爲淮北保障天奪之年可惜可惜此次河南
陝甘皆有薦章皖省尙未入奏不知果得真才否

答馮小鶴書

壬辰

今春接先生一函親手裁答今讀來函悵悵亦未知
沈落何方伏維起居曼福荷種種箴言感銘肺腑弟

前在宿挑濬溝渠不幸又逢黃水此皆弟戾氣感召使弟當之可耳何乃苦吾民乎雲汀宮保與礪堂相國弟受知遇希世難逢天涯落落如弟之偃蹇竟得遇於大人君子以此達於 帝聽人非木石有不感動者乎弟用刑聽言二兄知之最悉弟非痛加裁抑審慎其失仍不免也但爲治之道不求人知而求自信不於水鑒而於民鑒如弟之嫉惡最甚乃士大夫疑之而百姓安之百姓過譽以神明而同僚反譏爲迂腐以今之自謂慈祥愷悌者百姓謂之何如自謂

聰明能幹者百姓謂之何如夫與民相安舉世非之可也與民不相安舉世是之亦懼也以民之好惡爲好惡不敢自欺其好惡特恐私心不除好惡不公耳足下知我以此勗我可也

答湯海秋書

壬辰

九月十七日接讀手教知弟到廬陽奉瀆猥函尙未收到伏維尊候曼福綸扉之地贊勳訏謨權天下之勢而輕重之陸子內相信不誣矣弟風塵逐逐自維州縣七八年心血耗散而無寸補又蒙聖恩高

厚簡擢廬陽自謂提綱挈領可以坐治執意一切雜
猥紛至沓來逐日有黃山道上光景蓋合肥積疲久
矣寃抑之家累百盈千而府縣積習不過文牘往來
其責已了弟竊觀此中可上千天和者不知凡幾所
謂俗流敗壞熟視以爲固然欲翻然大變其俗安得
許多有人心州縣當今仕途人患壅塞自弟觀之人
太少耳皖省有一告病知縣旗人名德普今皖省州
縣無出其右者其去也弟皇皇不安數日而其人寔
未謀面以民之愛戴甚深不能不爲大君子言之此

人在京能得之否乎今言官以人材爲急急是第一要務但取人以身如今之督撫能力破情面者亦大有人使之恣意舉劾卽以此省而舉劾彼省亦聽之其極有聲於民其極有惡於民總有故也斯民也直道猶存 天子以督撫爲耳目督撫以民之聰明爲聰明必有才德之士出矣夫一省苟有數十人欲不治也得乎不然賢者不能安於其位也尙何望治之有然第尤有慮考古治亂總在淮徐今之淮徐係天下安危尤甚蓋在古淮徐不過風氣今則風氣而尤

關利害今之高堰橫截其下流又失舊道而上下兩江胥受荼毒黃河日形高仰偏近洪澤吞雲夢者不啻八九乃爲倒塘之法已屬竿頭更進治河者以然眉爲長策又與私梟爭逐角一旦之利不知數千百萬不靖之徒日刑一人而能懲剝之乎夫不爲遠慮而營目前不思大計而爭尺寸兩淮之勢可謂疊卵乃絕無人言之何也非無人也有人識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任其事謂其可與其操卅者寥寥也故用人聽言於淮黃尤爲第一大務弟受 國恩深重

常清夜靜坐爲杞人憂又思材智本下年力就衰原
是無足重輕之人以今所見其錚錚者似乎機敏通
達考其行則與口不符問其心又不知山海幾萬重
矣是以一生好士而知交絕少今乃不棄於大君子
觀往來詞章忠藎之性無意流露可不謂有其人乎
希於未任事時有天下自任之心卽以天下之人才
爲急以任淮黃之人才爲尤急可也

答何治亭書

壬辰

來書教小學之法謂質可造就甚好夫蒙童世習未

染最易習善惟循譬則又不然以所見所聞不正之人居多而父兄之所期望不過功利二字而生長華廡所謂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欲如貧家子弟堅定嗜道千百中一二難矣五兒之所以受害終無法以束縛之者皆由於此然亦由本來惡薄若天資高卓必不至是來書云先之以嚴極是然亦不可苛責過苦但終日正色正氣相對彼將自攝至勤惰之患總由忘助忘之久則欲一日補十日之功一切工夫俱上心頭故到塾之初無一人不勤者蓋不覺其

急而自急究之急不得來其後意氣消沮不覺其怠而無不怠故予謂人不能如聖賢兢兢業業總不若一日精神留有餘之氣持之悠久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故不忘則助之患無矣足下爲學之心太驟亦是忘時太多故不覺無安放處耳

與湯海秋書 癸巳

臘正兩月僕僕道途收到手函匆匆未及裁答比回署始知吾兄勝履如常慰慰讀尊札以英特之才忠肝義膽吐露光芒更於樞密幃幄中磨礪之是以料

南粵也不啻龜鑑當事者如聞公言何至騷動天下之兵以是益嘆人才之難也鳳陽當饑瘵之餘計豫秦兵一千餘名厯宿靈鳳定四邑耳費出三四萬金聞之駭然惟親睹其事乃知寔也其他路可想見矣兵將驕貪未有甚於斯時將來時事委靡昏蒙一無所恃而陰霾布於上天怨嗟普於下土欲求同心同力四海茫茫有幾人哉惟 聖人振乾綱而獨斷破除羣僚因循積習乃可收效旦夕不然我輩孑然特立愈邀高厚 天恩憂愈大耳兄云非猶夫人之太

守觀察遙遙數千里道我胸中無限心事雖不欲引
爲神交豈可得哉顧弟之所爲極難耳郡守之責以
人材爲要務客冬計典所言必當參劾者自若也必
當愛惜鼓舞者自若也郡守之權輕夫人何所勸懲
雖然丈夫當爲其難者到任以來我用我法先警官
邪次擒獮匪我自州縣來仍作州縣事有何不可更
有大奸窮兇路邀新婦致拒姦而腹削其私其他淫
案種種舉世切齒而人莫敢控也可辦者惟有命案
幫兇尙非死罪閣下以爲處之宜將何如其他州縣

所辦冤抑之案違理喪心不一而足彼之心自過得
去我之心自過不去我亦無如我何然開譬百端絕
不能破牧令之憤憤中夜思及繞柱而走一夜六七
起矣蒼天蒼天曷使我睹斯民愁苦如此幸有馬脊
菴朱丹木順昌守令也與我同心擒一二萬惡滔天
之蠹役置之於法惜其不能處之於死此又近今錚
錚者矣尤可畏者天患耳自去冬晴無匝旬雷雨聯
翩數晝夜迄無止息新正至河朔民藉草爲糧遍野
無有菜根枕藉而殍者矣狗腹餘剩狼籍溝壑間耳

村市稍有力者皆病矣此况自鳳及潁北連徐沛方
數千里揆厥由來皆因秋雨而兼河水盛漲之故竊
憶黃河不徙則淮之上游沒去數十州縣如人受中
滿之症淮徐如腹如胸而維揚如腎如腸夫一指之
寒弗燠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周於其
四體氣脈之相貫也今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
損此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
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
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前見太司空奏議不覺起

舞閣下所謂執者指此乎抑不指此乎若指此而言不但非執政救天下之急劑也失此不圖倘今歲再水沿淮二千里邑且爲墟豈特一手一足之病哉迂愚竊甚憂之兄爲當今經濟幹才性又骨鯁當以天下自任勿以功名早暮介介也頃得包孝肅公奏議及劉誠意文集貧窶人視之如獲重寶可長我氣力兄已購得之否請留意必有契也

答李表弟書 癸巳

兄樸拙自守總不敢染宦場習氣幸所至民皆與我

相安而風聲遠播遂至名過其實究竟反之吾心未
遂意者十有八九苦於屬吏不能盡如吾心去此一
班人又無好的可易所以對含冤百姓不覺心包痛
淚耳現各屬陋規一概屏除雖苦倒覺心中清淨家
母精神甚好餘俱平安知關注以慰懸念

與孫箕谷書 癸巳

前奉數行諒入記室欣稔侍奉曼福南陔白華怡怡
燕樂翹首想嘆兄不啻天上人矣何勝羨慕弟月之
初三日接任視事地方之凋瘵官吏之猥鄙兼之盜

賊橫行日甚一日以弟到皖時較量今日如八月十月天氣又短數刻矣弟日夜愁思苦於洪澤之水殊乏援溺之方夫小民無衣無食而徒以峻法繩之如揚湯止沸勢何能久然雖憫之而姑息隱忍則長亂滋甚今之莠民不但淮徐漸及廬六擡鎗大礮愈出愈奇辨之則處分連於上憲民揣知其然也愈有恃而不恐是以睹此景况知將來必有大家惟冀變速禍小而已今之關津凡防弊之法盡是作弊之門幸韋大兄來此明白諳練弟勇於革弊渠明於剔奸歎

日間巖途化爲夷途而商賈有來蘇之慶矣惟年歲
太荒商賈寥寥將來不敷 國課事當如何弟觀韋
大兄不但熟於權政其他幹亦爲有用之才俟處久
再當布聞近閱題名知世兄昆仲不中大器晚成合
當有時惟祈篤志可耳

答孫康甫書 癸巳

四月初三日接道篆見各屬廢弛極者有三四州縣
意欲極力整頓少舒蒸民冤抑此少有頭緒而掣肘
之命至矣已身反得安逸但斯苦者吾民耳捨劫殺

死姦霸婦女皆爲尋常比於戶婚用土事件小民大聲疾呼一以刁頑目之更慘者一有搶案命案正犯反無恙而所串扳之無辜則吹毛求疵拖累至死而後已現今已成風氣欲不上干天和豈可得哉時勢至此少有志氣人能坐視乎天爵受 恩甚重只知靠住天理卽可對酌 皇上禍福非所知也海秋人極有力量所見者大不苟議論而又力殫大憝若智深勇沈可作一中流砥柱知交中此人迥非尋常願吾弟與之深訂交焉

答宿州茂才王清訥書 癸巳

接讀手版快慰無似雖推崇過當然僕一腔心事一
一道出不愛譽言使我泣也今天下人不從心體作
工夫一切文飾如同麻木人天怒民愁剝牀剝膚俱
不知今之呼吸亦死屍之餘氣已耳嗟乎以此等人
爲治赤子何辜老弱何辜而羣惟於天災人害之中
而天不以罪赤子者罪此輩使此輩常爲民上上憂
勞於 聖衷下嗟嘆於閭閻而已豢妻孥怙祿位之
計已將圖窮而七首見使我控馭江北或者天心悔

禍之時也今一到鳳郡控者如孤兒之有父母搶者殺者詐者訛者已有數十寃民之氣上薄於天矣此外更復何窮計惟有拚命於州縣而已再關上之事一閱底簿我六十歲老人從無分毫作過何忽作一老賊是非道乃盜也今聊爲月攘之說去其太甚少蓄餘財以副我無窮心事我此點心血雖非道義亦可上通於天矣符離長淮蚌埠業已裁去數月後再奏明立案方無後患此事雖萬口鑠金而不顧也公與江公趙公皆挺立剛方之士可悉來鳳以其援

民溺人生救一人亦是快事何況不止此乎然公素不修邊幅惟吾能知之不過一不羈才耳人未有不謗者公讀此應泣下矣匆匆未能皆候鄙意祈轉達於龔齋芸台可也此字呈東村坦之閱之亦無不可

答宿州正誼書院宋院長書 癸巳

頃江公來悉已開館課士來學者生童六七十人從此人士得授指南再加功苦庶幾人材肇興也歟伏以凋敝之俗士氣委靡間有一二向上者不過欲求速化之術語以經術行誼則無不河漢其言面從而

心誹者有矣誰能獨力振作不隨俗波靡乎今先生
既以主講爲責似宜先正人心語以行誼經術其錮
蔽未深者必能感發振作無論拔十得五卽百里一
賢亦可謂不虛矣弟素仰先生品詣學術故敢以此
言進伏維採納不宣

答懷遠林士傑書

癸巳

接奉來函并孫東美至道悉閣下遇事關垂五中感
銘匪可言宣關上空船惟鹽船取巧太甚今閱其空
船無不夾帶貨物是以少取權稅以充關餉非無故

苛虐之也如經上憲查問亦卽據寔稟覆今當積款而稅務大絀爲數十年所未有如秋間再不能補無以支持矣焦灼之至計典內尊大人已得保舉欣慰欣慰可見無論何省俱有公道顧人自樹立何如耳聲聞一彰凡事俱可爲不次超擢預期指顧間耳惟益立定脚根仍我本來面目以此修己治人可無憾矣勸粥事文冊已轉將來議叙皆有例可循現省中開捐或者再充暢亦無不可統希酌奪

與盧陽王生育泉書

癸巳

育泉賢友閣下甫離廬陽過蒙推情於炎蒸日光中
馳赴六七十里此種情緒何能忘懷僕初三日接任
諸事蝟集關務尤勞心神於一切害民事詢之素常
行船紳士悉得肯綮是以決計不顧一切惟知吾
君吾民於身家不敢著分毫心然後得與吾民相見
僕自分已決矣祇此一腔血如燭上花光滅焰盡方
熄深不願如俗輩公私牽扯作不得一分事猶託之
曰我循謹無大顯過是亦足矣是雖不爲強盜其小
竊之心與強盜之心胥同是亦所謂盜各有道者也

易足貴哉僕一生篤信良知之學雖不能推致入聖賢之道亦不敢作口頭禪全講辨別語言不講心術憶筮仕時先師只誦民之所好二句經語教我此時覺多少心血多少才力俱耐他二語不過可謂由之則治失之則亂者也人心中無一二經訓作主其他皆無處辨他長短士人讀書時不可不剖黑白定取舍此關不破更無立脚處矣閣下既肯爲學當思包公從何處下手則得之矣若不能勉強客氣亦無益也

答湯海秋書 癸巳

長至後五日得手書知吾兄於戶曹補缺欣感無量
此喜無他賢人君子早起一日蒼生早被一日之福
若如世人之榮枯復何足云兄所言之時事則有然
矣所慮者又中 國家安危而當事者竟無一人慮
此豈不敢暴虎不敢憑河詩人預爲今世寫照何火
厝積薪而不悟也弟看西域必有棄時正恐棄時太
不佳耳如淮士弟居此不下十年竊謂係天下之安
危者淮徐也制淮徐之死命者則洪澤一湖也去年

陳端無故發此大難而河帥以黃入淮而復清爲瑞不知黃水之沙有神靈播弄之使去耶抑仍在湖中耶今年雨水無多而淮患等於去年姑就淮壩沫河口一集論之前爲七八百戶之大保而今成六七十戶之荒墟愁苦可知矣不但此也目不忍睹耳不忍聞之事觸處感懷而牧令拂人之性另有一種是非好惡似有鬼物憑之其持議堅而且盛也若與無辜赤子仇深百世者嗟乎天下之壞也先從人材壞起其他更有何言而財用一說所謂敝店翻故紙得無

近之世有如子美長沙其人不知作何議論兄擬杜
擬其在天寶以前乎以後乎弟未見亦可料得八九
總而言之當今大弊馭吏嚴而寔縱牧民寬而寔苛
今之處分析及毫釐可謂嚴矣而吏之持兩端者卽
於毫釐之間繫鈴解鈴而漏吞舟焉其嚴也人反利
之而吏治從此大壞竟成道一風同之俗吾兄以爲
然乎否乎現今無論雜案命盜每一件連累不下良
民十數其因拖累斃命有議罪者乎其因拖累傾業
有議及者乎長吏假借好生爲名而隱爲處分地步

卽兩三年計之鳳潁匿報搶劫入室輪姦掠賣因案斃命之件不下千餘經人控告到道者亦不下百餘經弟審寔神人共怒者不下十餘飭之辦則罔聞也陳於上則罔聞也而懦愚不曉事之民苦苦抱足繞膝而痛哭焉雖言之怒之忍死堦下而不去嗟乎民知已之無能而不思我之無權也吾兄試思少有人心此官尙可爲乎益之貪官賊吏又蠢蠢萌動而弟一破底裏人人切齒以爲不顧大局夫大局者大器也措如磐石之安人豈惟當顧之云乎置如累卵之

危而曰爾獨不庇不徇此不謂之促敗而反謂之顧局姑以雙頭馬嘗試之兄見過此等議論否總之弟爲牧令而未開過州縣之眼任府道而未開過府道之眼此等人材 國家尙從何處講起更如都人士問狐狸不問豺狼吾不得請上方劍徒抱萘宏血目睹滔滔焉能忍而與此終古去年楚粵懋績而今聲迹則大昭著竟無一人言者師曠可以溺於朝矣統觀中外人物無怪番洋有輕中華之心然今猶可爲者 皇帝大加振作行斧鉞之誅於有罪置廢絀之

興於利臣天庾則以遞運而救兩淮之民司寇則仿
約法而行抵罪之令誅貪吏殲姦宄或者天怒尙
有間乎至若江流咽喉墳然隆起似乎垂象以示告
誠人力無如之何豈至愚極闇所敢妄議弟爲關稅
如魚銜鈎少少完復決作山林之傭爾時取閣下之
詩而讀之是案頭又添一杜老也然如酸楚何要之
丈夫必不可空作嘔淚語望君肆力於陽明之書與
海忠介于忠肅楊忠愍諸人諮諏一堂則二百年養
士之恩雖一二人不爲少也是則所望於賢豪者矣

豈一詩云乎吾兄厚自愛臨楮不盡欲言

又答湯海秋書

江壩綠積弊已久况頻年江湖泛漲民力困憊邑將
爲墟若再因循苟且伊于胡底所以力排羣議而不
覺自是其愚幸上憲均蒙洞察悉依議行不過二三
年必有可觀而江洲日消縮矣兄議論丰采不愧古
人弟所服膺不惟其多惟其要不惟其事惟其人如
社鼠一流人物兄言之外竟無一人道者去年下詔
求直言亦安見有直言乎甚矣人材骨鯁之難也近

來新弊似覺濫賞而薄罰平一小醜而輒動天下之
兵事已而不暴其致禍之由而但張大其平賊之狀
于是濫叨恩賞不知幾數百人河工每歲不知幾數
十人以寔核之其膺賞者有功也歟哉得無其中有
罪所不赦者乎然亦無可如何其過在外而不在內
夫賞竭則慢恩竭則僭于是冒上無等民不忌官而
卑不承尊頻年搶掠劫殺之案匿不上聞聞亦及於
寬政而大吏自以爲能體上好生之心日甚一日
而杞人所以畏懼然以一人豈奈衆人何哉數年來

無日不欲歸田非不欲竭駑鈍其如願不從心何哉
知人謂弟好親細事夫民之冤抑厄迫問其起衅孰
非小事鬱之已久又孰非大事然此姑無與論只各
行其志而已今年鳳嶺秋禾甚好再過一月方敢慶
幸怕淮水爲厲耳若一遇豐年第一儲穀爲要總不
必限章程或以捐項或以罰項均可遇荒平糶所活
多矣凡善政總在人耳非法所能盡亦非法所能束
也聞蠹物已有敗徵總無人起而攻之何哉裴廣文
人甚英發非久羈籬下者弟因友而友之可也

與湯海秋書後幅

弟以關稅之美欲糴積兩千石之粟再急籌土工事
宜視吾力之所及而皆瘁於國了此一片心事決
計歸山去矣以今天下非事難只人難耳江北數千
里有同心同力四五人亦自改觀豈如靜言庸違尙
是上流頭小人下則訾議排擠之耳吁我將與誰同
舟而何憐於茲土心緒欲吐無窮聊當面話以抒渴
情

答何治亭書

癸巳

良知之學先要闢開義利關頭立身行己纔知有多
少根據從此樸寔用功勝似說的精妙宋生蓋見王
龍谿無善無惡等語以爲道體究竟僕以爲此未有
不入於禪者文成之學擇其言之篤寔者從之其說
太容易高妙者亦自不可從也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雖極力矯輕警惰尙有愧於斯言多說何益也至吾
文有是者人愛之尙可其說之差者正恐誤人也王
公想有志之士希勸之取法古人文字讀松陽講義
諸書不可以吾文誤之則幸甚溼氣病聞蜀桃皮汁

洗之最好可試之諒無礙也

答劉莊年書 癸巳

弟宦情素薄近今風氣又變鳳穎搶劫剽掠馴至殺人放火不辦不詳視爲固然幾及于矣道中每放告二三十紙他事殊少此等件居十之七八且執火鎗拒官抗捕亦不一而足其不成大案者適有天幸非他謬巧也今沿江一帶水溢破圩又大於三年一尺蓋人知黃淮淤墊而大江之淤墊辦理之紕繆未有一人議及之者天使此輩人相聚於垣亦似有數其

月三日
間假如治病者宜瀉者而補宜補者而瀉及病轉劇
反恨病人之不受藥其根已久一旦小瘳則見爲大
效種種情弊無異於此徐大兄樸寔向裏合肥漸有
起色聞王司馬諸事講究弟臨卸廬任此公痛哭此
時好州縣亦頗難矣新臬到任時馳驅千人用騾數
百頭供應不如意則撕慢毀在州縣惴惴如奴此等
書生好本來面目也好正與吾兄所言之先達波瀾
莫二唐秋二湖弟已致函於文公但弟大意欲沿淮
河壩彷彿照江干亦築圩田以年年無益之口糧爲昏

墊愁民之保固次第布之十年必有可觀再運艘之
艱窮而無所復之矣任事大吏何不仿照五年之盤
運使淮不濟運爲淮濬開逕自達海之路淮不與江
爭流而黃再改道百年安危之形皆決於此矣其話
甚長非面悉不可廬州廣育二局觀三哥所刊章程
縷縷幾許心血惜董事非人今春互訐成控各人皆
有所匿之項乃知堂無一嬰皆各街親生子女冒充
者旋有書院生童多人呈將廣益育嬰兩項添作貧
士膏火遂與黃季侯先生商定章程詳之上憲矣再

閣下來札猶有形迹之見以吾兩人交情當有此乎
以吾兩人胸次當有此乎奈何爲一英雄猶不免人
之見者存也弟愧悚難堪矣

又答劉莊年書 癸巳

接奉惠書咀味再三而憂國憂民一片熱腸筆墨間
不覺自然流露古之名臣用心固若此也惟連年頻
遭大故白華之養竟不得伸此孝子終天之恨而知
交如弟者聞之不能不於邑也此刻嫂夫人又得錮
疾藥餌無效只好安心清養更無別法行間仍以名

稱弟悚然難堪請謙冲之懷再爲受者想一地步則
兩人神交夢魂無間矣弟於十月廿一日接見中丞
一連三日每談必及閣下人材之難中丞誠有不啻
自口出者 陛見時必進賢於 君此亦中丞分內
事不爲異也又屬務致書與兄出京後祈三兄命駕
在山東途次一見中丞之爲皖省造福可謂備至也
已三兄臨時撥冗一行可乎皖省日甚一日民不堪
命總由江淮泛漲溝洫湮塞大病高堰復淤直制兩
淮之命矣弟中夜愁思若運河於清江處所爲遞運

之法仿照五年而詳立章程河北所需撥船先僱後造用旱脚不過里餘其費無多可以省山圩工項爲之如此五壩常開而兩淮數十州縣地全潤矣只一轉移間昔日大害者今成大利頃爲中丞言之冀其入告也而不甚採次見制軍再言之此事行與不行生民有數存焉但弟杞人之憂不能默默焉耳然舍此雖朝戮一人暮戮一人終爲揚湯止沸必有潰決時也現任事者同心甚少惟吾兄可以此言告而兄又有才德而無時位者不知天意位置爲時而生

耶抑不爲時乎三哥幸自愛弟日夜冀其大用幸暇時多研究水利諸書

答懷遠李生銘三書

癸巳

月之十五日黃瑤圃來接手書備悉足下痼瘵之意夫爲吏者身不能謀而無位者謀之不亦愧乎僕思煮粥總非長久之計惟有以工代賑將河北舊埂廢墜皆舉延首富之家爲之役首領破格一捐而次富再次繼之分爲段落其沙鬆土浮之處必用三合灰土以爲皮面選銅邑任石礮者數十名不期高而期

固工成沿邊栽插蘆葦目前可活餓民過此人獲耕
耘之利也僕前亦忽於此是以徒營之糞粥而禍無
底止計先函商宋公俾開列各戶新正到林宅小住
延諸紳友作一大會相晤不遠矣

與張旣霑書

甲午

郎集車徯得悉閣下從前所費不貲而阨抑未成至
今有可乘機會仍欲首倡未衰此非君子心存利
濟憂樂同民安能如此聞之愈信吾居心行事雖
援蒸民可也豈特利一鄉一國之衆但此等事州

縣苟有恤民之心則易如反掌否雖大憲督催之不
能辦也弟前任宿州乘前任辦壞之後而南北數十
集紛然交訐稟之府道府道恐有科派問之胥役胥
役推諉誤公夫維內斷於已先行捐僱數月將差籍
一概焚之吾民曉然知吾心之無他也乃延衆耆於
公庭各領捐簿不數月而捐項大集直至萬金之多
遂發典生息其利與坐支之項以之僱役綽綽有餘
矣此事如果明府毅然有爲弟可函致方伯勵成之
否則非其人非其材雖嘔盡心血無益也今之時勢

大抵如斯弟遇大政思極晝夜而胡越同舟絕少付
之浩嘆而已子壻讀書何如宜切寔勿希速化則成
大器至屬至屬

稟安徽撫憲鄧道光癸巳五月

敬稟者接奉賜函訓誨諄諄不以天爵之下愚真頑
而垂教益切苦口之劑可以救死天爵烏得不感激
泣下而汗流浹背乎夫受教而飾非文過則真小人
之歸且比較強梁兇頑者并不如矣若直無論虛寔
而默然承受施之於常人則可恐非所以事大賢君

子之道也伏念天爵自廬起程帶有押行李差役二
名一許珊係壯役一吳山係阜役許珊到鳳隨同吳
山執拏陳端一批於前月初七日跟到臨淮查驗馬
號見通號只有垂倒之馬三匹壯馬三匹不覺動氣
將棚頭喂養行差及管號之家人當場喝打而天爵
向來出門帶人甚少該棚頭等伏地輾轉行杖之人
隨勢打去間有偏斜計七人其打至一百廿記次日
著吳山執批赴山東不意關上已去之家奴挾人短
長竟傳播若此且鳳陽郡如聞有別製刑杖之說其

匠役皆可數也試問製者誰手形製何如天爵感
君恩重而視功名輕於此事雖參劾問罪亦所甘心
若因馬號當功令森嚴之際而號申如此若經人再
奏天爵承憲札下傳嚴切將何以對上憲此事氣怒
幾至中風而人怨之入於骨髓造此謠言亦可嘆也
天爵形單影隻家貧親老何苦爲此招怨之官幸武
塲餘馬甚多不數日各棚充盈公事完而天爵之病
愈甚矣至張鳴車以七八十歲老頑曹璠之子病不
能跪且外間以爲打結者其曲直顛倒耶抑其底蘊

未盡吐露耶乃天爵恨璠拖死其夫控其妻拖死其
叔與母告其子因重責之縱其人雖死亦未必償冤
魂於地下而人言不以稽延日月累及無辜爲過而
以重責有罪之人爲過亦天爵所不解也至郝主簿
張張氏是誠天爵之大罪夫又何辭若云天爵夤夜
親臨從前數任常有此事卽廬州任內亦有此惟到
鳳則病合家半染時症寔未出門又次子寔讀書大
兒因前風波數喚而後至至亦不久遂歸人之父子
因避謗不能聚處而人猶議之不已仕宦中他人猶

可天爵觸處皆荆棘矣惟近房一姪命其訪拏陳端此乃屬寔天爵素性嫉惡而惡類目不忍覩耳不忍聞之事日觸於前又見懦弱良民埋冤縮首不知背後落幾行血淚若謂天爵一字虛誣天其誅之天爵本愚蒙幸邀恩遇最深若唯諾受過反開罪於大君子故冒昧直陳尤可駭者以母不以爲子欲棄之而歸此層尤痛入骨髓天爵因家有孀妹本多病而出嫁甥女甫死家母數日悽慘以至合家驚惶成病夫以合家染病而謂天爵之胡行使然何其不思之甚

也再外四郡縣或以爲天爵在此或以爲在彼地方
之謠言誠無他意倘僉人羅織之以爲罪過天爵無
立錐地矣數日屏息形神支離伏維夫子大人或賜
細訪幸垂察焉

稟督憲陶 癸巳七月

敬稟者接奉憲札以委員在於洪澤湖一帶先後拏
獲強搶客船及良家婦女之馬八郭三銀等業經審
明定擬將馬八郭三銀正法惟職道所屬之廬鳳穎
六泗滁和等府州地方民風獷悍接壤東豫須設法

稽查保甲使匪徒無從託足良善可以相安飭於所屬緊要之定遠等縣梅家市等集編查保甲等因並奉開單到道職道捧讀之下仰見官保大人洞悉奸宄制其扼要戢暴安良之至意竊惟馬郭二匪明正典刑聞河口匪衆破膽離披黨與正在此時伏維大人德威張弛洞中機宜乘人心驚懼之時爲拔本塞源之計與陽明之埽除八寨合符圖後所謂大儒事業自與他人迥殊豈不信然竊維寇社所開十八保俱著名要區爲曹亳回匪盤踞之地歷年於茲矣但

各該保雖係盜賊淵藪而情勢不一惟擇其最要之地杜絕扼塞使彼無利可牟人心自散再約以保甲之法可以一出而令行禁止此數十保職道頗所熟悉其爲最要而爲裏口外口之咽喉合肥定遠私梟之總路無有過於明光集者其他背山臨水又多異地回民惟棍徒過湖而來爲必由之地自此而分爲數十路頭由是而澗溪大小洪山再南至王回子岡楊家集則又一聚會之區是明光爲洪澤無數賊船之去路而卽定台無數惡夥牟利之來源此處一塞

從洪澤搶鹽來者欲逕五河過臨淮知職道密邇鳳
郡必不敢過也是明光一杜若網在綱彼無銷路搶
鹽何爲杜塞之法似宜調一有膽力威望廉潔自愛
之武弁而用怡令於立法之始每月必至一次而職
道或兩月親去一次一概俱不用地方供應夫鼠不
穴於明堂官常往來焉有魍魎魍魎不潛蹤消阻之
理而各處如白龍場等集亦議定章程地方官以每
月一次會赴其地爲令如職道在廬州任時親赴朱
家巷白龍場等處無論捕獲與否一出而安靜數月

此亦近效之可驗也如此則保甲可行亦可久且一縣所轄最悍之保不過數處以全副精神而用之於數處而仍不周到者則未之見也伏見大人不全行保甲爲既勞且擾而專使州縣專心一志於數倍之中而合縣可以獲安者此憲慮之精當簡易也抑又有請者牌保既編必立連坐之法方有責成不徒文具如一家窩匪鄰佑知而不舉者及官緝捕之時連鄰屋一併拆毀如此不過一二年而人皆不與之同伍矣如此再責成鄉保庶不至有名無寔再湖運要

害之地無過明光而江運要害之地無過撮城撮城去店埠十數里爲諸私梟之總匯分行合肥之三河排河城北關三十里頭白龍場等處此地一控扼則諸梟皆絕矣夫搶犯梟犯稀少然後票鹽再酌未盡事宜票鹽利民無窮又少出私梟之案不知凡幾似宜於所過關口定一稅例與糧石相彷彿既可以引票相符不至冒濫又裕國課而易整齊就課中酌提一二分以爲緝捕之用則洪湖可以澄清於商無妨而與國課裨益甚大鄙見是否可行伏維鈞裁

稟撫憲鄧

敬稟者署壽州王牧忽然出缺聞之不勝驚嘆查王牧感恩圖報晝夜未遑自奉淡泊雖齊民所不能堪一遇公事則毫無吝惜其痛草大弊尤在於命案一到於落膝初供必反覆研詰此時既有把握而串牽之餘犯拖帶之鄰証核稿時一刪輒二三十人以此鄉間不受惡役之苦歷任壽境者數十年無有倫比其他思慮成緒未施未竟之猷則多在溝渠塘堰其緝捕之能天爵亦有所不及以此到正陽傾談獨多

遂爲忘形交此天爵在皖省十數年獨所心許之一
人雖劉耀椿尙有不能逮者聞此次出門正當溽暑
匹馬渡河而溺此臨岸無衣可換甫出洪波又在烈
日之中自此得病不起矣今年春夜捕聞思曾大風
大雨天爵擬之雪夜擒吳元濟身後貧不能殮傾簪
珥而得二百金此月七旬老母卽慮枵腹此公生前
大不理於劣員之口或因饋送未周暗使惡幕在天
爵前橫議四出謂天爵若保舉必受此公之虧累又
謂獲犯多是前任管押而未報者當時卽被痛罵語

塞此人既見妒於生前又困阨於身後寔屬可憫若不彰善何以慊萬眾之輿情伏維夫子大人知人之明迥逾尋常其生前既有知己之感其死後尙懇錫善之恩可否專摺 奏入名宦其事蹟採入國史用彰循吏至若該員老幼天爵惟視力之所至斷不負我良友洒布真情淚與筆俱無任翹盼之至

リニハニリ

141

跋

道光壬寅周文忠公督漕淮上安瀾詢見節署望儼
聽厲言及文字色頗溫洵乎君子有三變也今距公
薨已八載矣瑤圃黃君奉其遺翰屬題焚香展誦默
想形容洋洋乎如在其上公與湯海秋侍御交最深
以道德經濟相砥礪故往復書札獨多公精鈎距之
法勤蘊垂之事又善商高甘石之術崇論宏議言之
必可行也黃君掌記幕府珍藏其書將付諸手民立
言可不朽矣昔呂步舒爲董子門徒不知其師之書

謂之大愚若黃君者其卓識爲何如哉咸豐己未金
安瀾謹跋

周文忠公雜文附錄

東阿周天爵著

重修郭陂塘記

創立節孝祠募引

署阜陽縣告示

重刊守城要覽序

送朱尙齋刺史序

任鳳廬道告示

祭壽州知州王公安齋文

賊匪紀事

重修郭陂塘記

郭陂塘統受鳳懷諸山之水環塘居民數千家胥藉此以利灌溉塘之形若仰釜水性不能逆上每分道下趨滙爲巨浸古之人穿瘠溝渠一導上窰珍珠泉木欒泉之水由分水嶺乘勢北注泉涓涓細流可以敵小旱雖塘廢已久居人生活者賴有此矣其大利則在分水嶺南建築龍王壩壩居深溪古澗之中巍然如砥柱每逢山水暴漲挾數十里勃怒之勢盡滙壩下力不能爭然後宛旋勁上由查八店折入於塘

是此壩喫力最重以故不能經久自前明以來興廢屢矣癸未秋予宰此邦戴春塘觀察卽以是役屬焉次年春陶雲汀中丞奉命北來登塗山之巔詢問塘壩舉廢旣去遂入奏予後歷覽周圍斗門十二俱圯壩僅有廢石百一二存是年秋盡延東南諸父老及塘之總副合邑紳士好義之家量捐資財定議計畝認工先穿環塘之渠土附埂上次理斗門別添涵洞分注農田邑人曰可而孔岡貢生陳汝諧毅然任之越十月十三日大集民夫自挑塘溝及引水諸

渠凡三易寒暑而斗門等頃亦以次功成惟龍王壩形基久廢地居衆水急注之中年久衝刷愈甚引水諸渠久經湮廢愈淤愈高取愈低之水載諸高地是以工費綦重此役自伐材取石以迄蒔事中將成而圯者二次直至八年春始復壩之舊度傍又鑿月河一道添減水閘一座分洩山水之怒比成通報大憲不意民力勞而予謬獲嘉命心甚愧之然自茲更望諸父老勿狃目前心維久遠之計凡諸土石工役不隨時補濬日久斷無不廢之理夫塘有易淤之勢

月之...
壩形累卵之危諸父老不以爲懼反張大前功而歌
詠之是旣重予罪亦何以副大憲爲民求瘼之心乎
予故略誌顛末以示不忘艱難之意至塘制原委詳
在邑乘茲役度支皆有會簿故不悉惟特著其期望
之意如此

創立節孝祠募引 戊子

昔楊忠愍公爲節婦傳謂節婦更難於忠臣大意忠
臣世參國恩且進榮退誅根於天性者尙矣其次姐
於義命忍之須臾卽爲完人非若節婦婉變弱質不

待詩書之教厚祿之養獨能內斷於心終天之日嫌
疑自衛皆若忠臣義士之身禦強敵凜凜然負干枕
戈以全忠肝義膽之時也是以鄘風之柏舟毛詩序
爲其姜所自作聖人著之爲經歷代褒揚著爲令典
皆扶樹天地之正氣也我朝尤重名教凡舉節孝
旣表閭里又立祠宇以時祭饗勅守土官親蒞之其
品物例得開除正賦嗚呼凡以慰貞魂而闡幽光典
誠鉅矣子今年署阜陽奉府憲命以節孝祠在 聖
廟中於義未協議另度地建祠以重祀事此誠析義

之大者夫節孝固聖人之所與但男女之別旣嚴辨於生前而位置之宜不斟酌於歿後甚非所以妥貞魂也爰議建祠於省牲之旁壤爲楹前後二層約費五六百金出自節孝有力之家寒微者概不登募如有不給予足成之諸紳士僉曰可拭目以望斯役之速成也

署阜陽縣告示

照得爲政之道先正己而後正人正己之道非獨一身之謂凡署中家丁以及胥役約保人等皆能激發

天良凡不義之財一言害人一言枉法受之若猛獸
毒蛇或立見禍敗或報在兒孫天理必不能容王法
在所必誅則政不期而自舉矣惟此輩人良莠混雜
其不善者性若封豕長蛇只知吸人骨髓違計身後
之禍平日善識本官意向本官志在嫉惡卽以一二
良民竄入惡黨雖被害之家到案洗削而錢已飽其
慾橐矣再以無根之言指官撞騙而刁棍頑類與之
結黨營私是本官雖欲救民反以病民雖欲懲惡反
以長惡則不明之罪與不公等是近官之人更甚於

賊匪棍徒之爲害也而官之甘受朦蔽以害億萬百姓其與自殺之者又相云有幾本縣到任以來書吏丁役痛懲又者亦復不少無如稔惡性成害不及身卽爲得計是我一人雖竭盡心力亦不能照及無窮總不若民之受害者指寔訐告不論是何色人但有指官詐財之寔據指控本縣卽以治匪類者治之亦人人痛快者也本縣自登仕版凡利害禍福無一在念常視此官一日息肩得少一日罪過總之州縣官所處甚難爾民知我不得已之苦心爾有口敢訴寃

枉有心能知是非使我與良民疾苦一絲不隔卽我之厚幸也特論

重刊守城要覽序

兵法云善守者不知所以攻善攻者不知所以守夫不知所以攻守者不過多方誤之耳欲其不誤惟在能識敵情而敵莫知我之所向遂若動於九天上下百萬之衆盡入彀中豈真別有神工鬼斧播弄其間哉李臨淮太原之戰以四十里荒城而當十萬之師劉武穆以甫至之軍而挫兀朮百萬之寇非必我勇

而賊怯也技不窮於應猝算多勝於事前是故我逸而彼常勞彼驕而我愈怒皆揣敵之情知兵之忌惟因險而形敵卽因形而制勝者也夫有城而不能守者有矣未有無城而能守者也恃城而守則守難憑城以戰則守易城之高下形也因形設備則存乎人所備旣豫則民志定然後我心不至張皇四顧而出奇用間之謀可施而又遠斥堠以均勞逸清郊野以絕剽虜揣敵之欲速欲久而我爲虛寔應之之法則勝常在我矣雖然兵不可以預料兵法皆筌蹄也得

其人則術以神不得其人適以自斃而要之未有不
討論於先而能應變於後者吾鄉前輩宋公少時讀
書清河寺遇異人授以兵法既達當明季塗炭之日
身經百戰出其設施有驗之方或出於古或以意裁
緝爲守城要覽一書夫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
無備我 國家承平百餘年矣深仁厚澤汪濊澍濡
之南海者若東西家焉而武備未嘗一日或弛亦揆
文奮武 聖人保民自然之理也天爵不揣固陋謹
刊是書聊附芻蕘之義守土者政務之暇略涉是編

或亦衛民之術之一助云爾

送朱尚齋刺史序 道光己丑十一月

天下之休戚繫於州縣爲大吏者莫不欲得州縣之
利弊而乘除之然而求之不以其道往往操切之而
愈紛毋亦州縣之職非親蒞是官其中疾徐甘苦不
可以臆度得之者與然而州縣之利弊不外乎民也
真知民情之欲惡而州縣之賢不肖可得而論知州
縣之賢不肖乃可以爲大府蓋有賢於爲婦始能爲
姑者矣未有不知爲婦而善爲姑者也作吏何異於

是天爵今年秋視事符離始得晤前任尚齋朱公履
任宣城凡五年其地滋僞善訟爲通省難治之區而
公獨得士民心道光三年江水大漲公出沒波濤中
衝風凍雨破浪揚帆以急億萬家之命人感其德咸
輸貲助粥活饑民捐至十萬金其名舊熟於耳也彼
日一見知爲誠篤君子其寔與名果不虛也然未知
公之善古文詞及得藏稿乃知深於騷史古詩逸折
生動直追韋蘇州其險勁過之乃知治術固有自也
夫公以世家名儒無幾微貴胄之氣見於顏面獨能

體閭閻之疾苦而煦咻之所治皆刁悍之俗乃不鄙
其民而民亦變其梟鷙之氣與公應答如響公之善
於作牧者已如此矣今將爲大府也其馭一郡之州
縣卽以求民瘼者以求州縣之利弊如扁鵲之見垣
一方人也審矣則凡州縣之欲爲治者其望賢太守
之來與宣城符離之民有異情乎夫以公之得民而
知能馭吏以君之能馭吏卽以知君之功名未有底
也今公之將有行也願以斯民之愛公者而爲據之
庶望行旌再蒞皖土乎哉於是乎序

任鳳廬道告示

行七屬命各州縣

爲曉諭事照得爲政之道在官民休戚相關好惡與同譬如一人之身一指之寒弗煥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煥則及於其身其血脈之貫通然也今則不然小民無日不欲道其甘苦而在上者無時不思防其詐僞雖疾痛慘怛難聞於耳亦先待之以不信之心於是冤抑鬱迫忿而思逞馴至不顧其身倩刀筆而上控否則見官無可恃聚衆一鬪淋漓殺之以爲快所以案中釀案命中斃命一塊愁慘之氣烏

得不上干天和究其病源官非不知強暴者之可惡也。大凡強梁無不刁頑長官口雖不言心甚畏之一則畏其翻供而有失入之罪。一則畏其上控而有挾制之虞。再則明辨一案而前任難當其咎。本任多受一累。此心擾於利害左右前後無非荆棘矣。夫逐日以患得患失之心而與民情好惡睽違何啻千里其多計勾距不以書役之耳目爲耳目卽以家人之聰明爲聰明更主張之以熟於趨避之幕友是猶以狼牧羊而豢豕問於屠夫也。嗟乎本道目睹斯民之愁

苦極矣是以民之禍患我皆一身當之從無顧慮分
爲身家之心恭逢 聖人在上疊受非常知遇此時
圖報愈難身命益輕今下車伊始恐爾被害之家有
冤難伸或畏其兇讎言出禍隨知官之無可恃也或
患書差爲之黨羽百呼莫應而已先爲訟累苦也究
之苦情尙不止是今本道爲爾輾轉深思欲知民間
疾苦莫若通上下之情自示之後爾左右村莊如有
窩家窟匪遊手棍徒播弄是非之鄉保刀筆之訟師
尤甚者蠹役盤踞衙門內勾外串家人社鼠室狐上

朦下忍此皆有司甘心受愚而猶怙之如驕子者爾
等當據事直書指定某事某案不法之實跡繕寫小
摺自註姓名無論士民逕來吾衙門密稟我以士民
爲耳目庶或不至蔽惑聰明也歟設若言多游移神
色張皇其詞支離閃爍我不免一見將爾扣住猶如
飛蛾投火亦爾自取凡遞呈詞卽時管押者皆此類
也爾有耳自當聞之切切此諭

祭壽州知州王公安齋文

維道光十四年七月初二日東阿周天爵謹遣代理

官陸燿如潔備酒醴致祭於 詰授奉政大夫王公
之靈曰嗚呼安齋大志未展而竟齋恨以歿然歷任
數月精神誠格於豚魚巨憝悉空於盜藪論厥功烈
自當廟食茲上誌愛編氓視彼佩玉長裾惜然木偶
苟齊得喪榮辱觀之君爲未死彼爲未生忠魂亦可
少慰矣嗚呼哀哉尙饗

誠匪紀事

嘉慶癸酉年九月十日曹縣逆匪李克讓劉允中等
戕殺文武官吏同日定陶亦變邑有武生張鶚者年

廿四前一日見三人過其里倉皇南出其工人識之
爲孔興岡兩李姓也越二日聞變鶚與兄鵬糾集生
員朱照東等誅逆朱出金三千兩粟米無算是日人
聚者數百其推鶚兄弟爲首時官兵未至不敢擅動
十二日夜孔李三人復過里已去覺之鶚曰彼迹可
疑也盍追擒之衆請以兵徃曰無動衆彼見將逸矣
獨與武生某聯轡出不持寸刃奪其陌刀三生擒以
歸搜孔衣得白旗百斧一柄有血汚痕詰之知戕姚
令劈獄巨逆也十三日觀察熊公方受至鶚謁之熊

以兵事委焉至是以官示張於門鈴束勇士勿仇殺
勿搶擄進退惟視吾令違者治罪衆皆畏服十四日
鶚內戚有糧在某俾輦以濟軍鶚與衆往旣而先騎
以歸遇長鎗賊五人力戰殺之明日入城獻俘馘鄉
人報有百餘騎逼村而陣自辰相持及晡鶚急歸持
長槍單騎突陣故驚擾賊馬賊故不識騎馬驚賊紛
沓墜焉先時戍衆採繩四布及敗遇輒蹶遂生擒七
十餘人馬六十餘匹十八日聞田姓武舉從逆欲說
降之田馳去乃帶鄉勇五十二名赴太王集是時賊

蜂屯西北鄙羣匪黨與相煽起太王集賊淵數也期以日午舉事張筵於衢鶚揣賊不意命衆伏於村北聞鉞進已乃單騎挑之賊高坐叱咤聞詬遂怒揮衆來鶚誘之將出衢鉞發衆急出繞賊後鶚馬遮其前賊不測衆寡衢狹自相蹂躪遂殲焉凡斃賊二百餘名生擒六十餘人潰者悉奔大壘賊怒甚廿日熱朱照東里以致我師鶚領四百人赴之一望如雲橫延四五里衆色變鶚曰勿恐我單騎衝西北賊若陣動爾等急擊北面我旋騎會之遂策馬斬前驅半戶淋

滴馬上鶚隨之破陣而入賊遂亂鄉兵喊助聲撼山
谷賊窺我兵不前奔復止旋以徒繞圍我軍我兵北
餘衆麀戰不能當當是時賊環騎圍鶚於塲間周數
匝鶚控騎不動賊揚言鶚馬鼻出血矣鶚愈勒銜緊
而以刀蹲策之作躑躅狀賊爲可生獲令趣徒兵鶚
見我兵圍解徒且至遂驟騎大呼馳白駒如匹練而
出至里知不能守戒車先發奔城賊圍合邑已空烈
焰四起鶚復透重圍出幾不免至城人心恟懼鶚諫
觀察使曰此足一動城且屠東北四十八里魚肉矣

大人卽出印章發賈人圍粟鶚復收聚鄉勇爲戰守
計一面往曹州告急鶚曰事急矣今夕賊必至我先
騎覘之賊見我必不動遂率兩騎以出賊果疑不敢
逼城是夜四面火起達曙不息都司周天章與鶚秘
計揚言攻邯鄲集賊果盛兵備廿四日周與鶚率百
騎鄉勇千人往發邯鄲忽改道攻榮家園賊倉皇四
備然恃木柵如堵長槍環列以待有少年賊黃衣朱
頂冠伐鐘甚急是日西南風起鶚令備薪屬發銃斃
鳴鐘者賊潛自西南擲炬及屋發賊氣奪四顧我

兵大喊破柵入比連三壘皆破三壘者賊聚妻孥於是胥屠焉追奔斬千餘級賊大哭始欲奔滑矣先是賊乘朱樓之戰氣百倍羣逆煽惑聚愈衆宵小乘時焚掠無虛日及屺氣少熄人心遂定越二日破宗家塘邯鄲集賊斂兵守李家樓范家莊復破之乃同運司劉清總兵馬建基破賊於胡家集安陵集劉復大剗賊於紡山殘餘逸滑曹屬賊悉平鶚其手擒大賊首李克讓李名揚焦大法蔡五倫孔興岡等節次打仗率領生擒賊一千六百餘名斬馘無算事戴撫臣

同興奏 聞恩賞 鸚花翎 守備銜 朱照東 七品銜 鵬
把總銜 前同撫 鎮曹搜 城固守 調鸚赴 曹者屢 民遮
道苦留 熊觀察 爲之詳 覆不果 往同銜 之故隱 其功
焉伏念 我朝 列聖 作育之 深鄉黨 編氓皆 知敵
愾之義 一方有 警慷慨 赴義者 麇集以 今寔事 質之
兔罝之 詩誠有 如古人 所云者 乎非爲 一二人 鋪張
功伐誠 見千城 同仇之 士非我 國家厚 澤深仁 淪
肌浹髓 於平時 孰能禦 國仇如 急父兄 其得人 如
此之盛 哉